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【香港】严沁◎著

轻舟已过

YANQIN XIE LIE XIAO SHU JI

YANQIN
Storybook

轻舟已过
颦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轻舟已过

【香港】严沁◎著

YAN QIN XILIE XIAOSHUJI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轻舟已过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3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969-5

I. 轻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4197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:01-1999-0727 号

书 名	轻舟已过——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(香港)严沁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孙志坚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50×1168
字 数	380 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3000 册
书 号	ISBN7-5059-3969-5/I·3079
定 价	22.00 元

目 录

轻舟已过

/ 1

顰

/ 227

轻舟已过





城中一年一度最盛大的餐舞会。

几乎所有社交场合的活跃分子都来了,有头有脸有名堂的,有权势的,有财富的,有美貌的,有智慧的,都济济一堂;笑语与寒暄齐飞,珠宝共靓衫一色。

快八点钟,人都到得差不多,大多数已坐在自己的台子上,就快进餐。站着的全是清一色白制服的侍者。就在这个时候,门口昂然走进一个男人,是张极陌生的面孔,但漂亮英俊得出奇。黑礼服穿在他修长适中的身上显得特别英挺。微笑挂在他若无其事,吊儿郎当的脸上格外潇洒。还有那满不在乎的劲儿,那没把任何人看在眼里的神色,都吸引了全场人士的注目。尤其是女性,大家都惊叹猜度,城中何时出现了这么一个标致的俊男?都忍不住在问:他是谁?

第一桌上胖胖的女主人站起来,热烈地奔到他面前。

“千峰,千峰,等得我急昏了,为什么迟到?”女主人是出名的富豪夫人,嗓门向来大,她的声音几乎被全场的人听见。

千峰微微一笑,在他那轮廓清晰的脸上,也美妙地微微斜拉了一下嘴角。“时间刚刚好,不是吗?”他看看手表。

附近的人都看见,那是最贵的白金钻石表,全手工做的。人们不禁再问,这千峰是谁?

他被迎到第一桌上,在主宾席坐下。四周的视线不约而同射过来。男的微带妒意,女的惊羡仰慕,恨不得立刻结识他。

而他,旁若无人地坐在那儿,有点冷,有点傲,仿佛真的谁也没有在他眼下。胖胖的女主人可忙了,忙于介绍同桌的嘉宾。

当然,所谓嘉宾全是城中上流社会的名男仕女,但和程千峰一比,当堂黯然失色。他是那么特殊,那么光芒四射的一颗钻石,他的英俊潇洒,他那毫不在意的,自然流露的傲然和那微微扯一下嘴



角的微笑，都那么与众不同。

坐在他身边的嘉宝是女主人的十九岁独女，她的视线情不自禁地没离开过他的脸上。

这个出名的刁蛮女显然对他已一见钟情。

“程千峰，你有英文名字吗？”她还是很幼稚。

“有。千峰·程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“你真会开玩笑。”她无意义地笑起来。

“真话。不是开玩笑。我不和女孩子开玩笑。”他半认真半促狭地说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？甚至没听人提过你？你总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吧？”她笑。有一种非常馋嘴的神情。

“我从美国来。纽约。”他加重“纽约”两个字。

“啊！纽约客，”她又仰起头来笑，有点放肆。“怪不得你身上没有一丝美国其他地方的土气。”

“自然没有，我是中国人。”他又扯一下嘴角，仿佛是不屑。

“自然是中国人，”能和他谈这么多话实在开心，她一径地笑着。“难道别人看不出吗？不过——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。”

“哦——或是那人像我？”他反问。

“骄傲，那人年龄肯定比你大几岁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他眯起眼睛，又扯一下嘴角。

“一个广告男主角，香烟的，”她说。“虽然他是外国人，但你真的像他。上一次是掷飞镖和游泳，这一季是在游艇上拍的。”

“哦，是他。”他不置可否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她好意外。

“不能吗？”

“他也在纽约？”

“不一定。他的职业是到处飞，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。”

“你呢？”她对他绝对感兴趣。

“我？”他笑起来，有点自嘲。“花花公子。”



这次全桌的人都笑起来，职业是花花公子呢！”

“千峰最会讲笑，”女主人十分欣赏他。“我在纽约朋友家认识千峰，他不知道多受欢迎，大家都以结识他为荣，他们说他是纽约最出名的建筑师哦！”

是建筑师！

千峰却没什么表情，也没什么反应。

“喜欢游泳吗？”嘉宝又问。

“十项运动全能。”

“太好了。我最爱出海打渔，”她可是打蛇随棍上？“明天你有空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九点，我来接你，”这年头女孩子主动得很。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暂时还是酒店，我住半岛。”

“怎么不住丽晶？丽晶新些，又可以看到海。”

“我喜欢半岛。”他淡淡的。

“我还是觉得丽晶好。”她说。

“傻丫头，”胖胖的女主人用责备的眼光看她。“什么酒店能比得上半岛的气派和情调呢？半岛有文化。”

嘉宝有点脸红，半晌都不出声。

音乐开始了，他伸出右手握住嘉宝的，低声在她耳边说“我们跳舞”，就把她带到舞池。他解了她的围，她心中暗暗感谢。

他在舞池中一站，四面八方的视线又集中过来，他简直变成这晚会的焦点。

主办晚会的男主持人过来，带着他漂亮的舞伴。

“千峰，真是你？”那男主持人用浓浓法国口音的英语说：“你怎么来了香港？”

“才来，”千峰停下来，还是淡淡的。他这个人大概热情不起来。“来香港看看可有什么适合我做的事。”



“你来了，我们还往哪里站？”那男人哈哈笑。“来，我替你介绍我女伴，殷小丹小姐。”

千峰仍是那股满不在乎的劲儿和小丹打招呼。

嘉宝却和小丹聊起来。

“怎么一直没看到你，小丹？”嘉宝和小丹显然很熟。

“我坐得远。”小丹十分骄傲，有点冷。“我看见伯母，她坐第一台，是吧！”

小丹的视线在千峰脸上掠过。

“喂！小丹，明天我们出海，你一起去吗？”嘉宝是兴奋得过分了吗？

“不会打扰？”小丹居然这么说。

“怎么会呢？我还想多约几个人。”嘉宝很天真开朗。“人多才好玩。”

“你们在哪里？我自己开车来。”小丹又望千峰一眼。

“皇后码头，十点。”嘉宝快乐地说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男主持人带着小丹离开。

“知道小丹是什么人？”嘉宝问。

他耸耸肩，不置可否，又开始跳舞。

“她父亲在香港富甲一方，有人说他是土皇帝。”

他还是不出声，只专注地望着她的眼睛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她有些不自在。

“你的眼睛很好看，它单纯稚气善良，”他说，轻描淡写的。

“令我想起婴儿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仰起头来开怀大笑。“我很高兴。”

她的笑声吸引了更多人注意。他友善地一一打招呼。所谓打招呼也只不过扯动一下嘴角，很招牌式的浅笑。

“认识他们？”嘉宝很大方。

他摇摇头，不出声。

“担保过了今天，城中的俊男美女界中全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



了。”她说。

“若我没信心征服香港，我不会来。”

“征服什么？”

“那只是一种感觉，很难解释和形容的。”他说。仍然不停地和其他人点头招呼。

“你仿佛万人迷似的，”她直率地开玩笑。“你赢得了全场人士的好感。”

“男人的好感我不需要，我只喜欢女人。”

“天保佑。”她笑。“你知道，在香港稍看得过眼的男人全是‘基’，我真担心再这么下去所有的女人都嫁不出去。”

“放心，还有我。”他拍拍胸口。

“你不能娶每一个女人！”她叫。

“我没这么说过。”

“你会留在香港很久？”

“是。或者一辈子，还没决定。”

“什么情形之下你会留在香港一辈子？”

“有好的事业，有个吸引我的女人。”他说。

“这并不是难事，对不对？”

“事业也许不难，但吸引我的女人，谁知道？”

“条件太高？”她问。

“可以说高，也可以说完全没有条件，”他想也不想。“那个女人可能出现，也可能永远不出现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合乎你的要求？”

“要我怎么讲呢？并没有具体的形象，一定要我碰到她才能知道。”

“很难想象。”

一舞既终，他们回到位子上。

许多人对嘉宝投以艳羡的眼光，她自己也有点轻飘飘的。

接着，千峰一连申请同台女士跳舞，甚至包括嘉宝胖胖的母



亲，真是宾至如归，皆大欢喜。

“千峰的舞跳得真好，下次要拜他为师。”有女人说。

“原来千峰是网球好手，他答应教我和女儿。”另一个略老的女人说。

“他肯教我滑水呢！”浑身阳光的女孩子笑得灿烂。“我们已约好时间。”

嘉宝把视线投向千峰，他若无其事地微笑着，仿佛一切事皆理所当然。

“那——明天出不出海？”她小声问。

“不是约好了你吗？”他答。

突然之间，她心中有了警惕，不可再约其他女孩子，她们会把他抢走，不得不防。至于小丹——别紧张，小丹太骄傲，不会看上千峰的。

直到舞会结束，他已和太多，多得数不清的女人跳过舞，他没有再请嘉宝，他永不重复。这是他的个性？没有人知道，肯定，他是会令女性伤心的人。

试着看他的眼睛。他才说过眼睛可以看清一个人——但他的眼睛深而黑且冷，完全看不清有什么神色。他大概是那种很难令人了解的人。

嘉宝一直等不到与他再舞的机会，终于忍无可忍地先走。临行提醒母亲，却忘了提醒他，明天早晨九点钟去接他。

一开始，他就做定了男主角。

游艇已驶到公海，停下来也抛了锚。

如今艇上只有三个人，他、嘉宝和小丹。

“请的人今天都临时有事，你不介意只有我们三个人去吧？”嘉宝说。他摊开双手耸耸肩，把视线移向小丹。

殷小丹无疑是个美女。有钱又靓的女孩子不多见，所以她这么骄傲，即使出海去玩也都冷着一张脸。

刚才她到皇后码头时分明是故意“演嘢”，穿制服的司机驾着



劳斯莱斯来,后面还跟着两个白衫黑裤的工人,替她搬上水果、食物、一应用具。其中一个随司机回家,另一个则留在船上服侍她。

这种女孩子千峰不是第一次见到,上次美国那个石油大王的女儿更离谱,居然带秘书和保镖来跟他共进晚餐,或者富有的女人都有这种毛病吧!

他决定挫一挫她的锐气。拥着嘉宝的肩站在船头喁喁细语,把小丹单独留在舱里冷清清的。

“不要冷落小丹,她是我的客人。”嘉宝说。

“由得她,她有工人伺候。”

过了一阵,听见舱房里传出声音。小丹的女工人陪着她上舱顶,铺好毛巾让她晒太阳。

“去陪陪小丹吧!别令她生气。”嘉宝不好意思。

“你去。”他放开她。“对骄傲的孔雀我没有兴趣。”他说:“我下去游水。”说完“扑通”一声已跳下海。

两个女孩子都下意识地往下望,连小丹也不例外。他的泳姿棒得不得了,帅极了,比香烟广告里的男主角还出色。

“小丹,怎么独自晒太阳?”嘉宝走上去。

“不做灯胆。”小丹冷冷的。

显然她不很高兴。

“我们也只是初相识的朋友,怎么说灯胆呢?”

“其实我不该来的,是不?”小丹冷笑。“我已经打无线电话回去,我的游艇就来接我。”

“小丹——”

“没什么,不关你事,”小丹硬硬地说:“我和那个程千峰谈不来。”

“他其实很平易近人,只是——”

“只是什么?我殷小丹得罪了他?”

“那倒不是,”水淋淋的千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游艇上,又听见她们谈话。“对太骄傲的异性我天生有抗拒感。”



小丹皱眉，却沉着气不出声。

“千峰——”嘉宝想打圆场。

“除非我们在另外方式，另外场面，另外态度下见面。”他也冷冰冰地说。

“我不必。”小丹带着怒意站起来。“我走了。”

一艘又大又豪华的游艇缓缓驶近，水手们抛下绳子又搭上跳板，一个像船长模样的男人走上来。

“大小姐，船到了。”他毕恭毕敬。然后又礼貌地向嘉宝和千峰打招呼。

小丹站起来，一言不发就走下舱顶，走过跳板。船长跟着退下，女工人也离开。不一刻，豪华大游艇已迅速驶走。

“何必呢？看样子她连我都怪上了。”嘉宝叹气。

“怕什么呢？她父亲再有钱也只是他的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谁要靠他？”他冷冷的。
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香港圈子就这么大，以后常常见面的。”

“见面打个招呼就是。”他毫不在乎。

“小丹和你有仇吗？”她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说不定哦！”他拥一拥她。

第二天，殷小丹受挫于程千峰的事就传遍了香港上流社会的圈子。小丹是大众注意的目标，这件事令她觉得大大没有面子，所以对千峰恨之入骨。

千峰真的全不介意，小丹与他有什么关系呢？

中午，他出席“扶轮社”的午餐例会。

才进去就发觉气氛有些不妥。虽然他认识的人不多，但这种场合的人都不会这么冷淡，寒暄打招呼总是有的。但——很多人冷冷地对他侧目。

为什么？

他是见过这会的主席，因为从美国的“扶轮社”转过来时曾见过他。他想——是否可问问？随便坐在一处。



人家既不热烈，他也犯不着热面孔贴冷屁股，坐在那儿径自吃喝，一边听嘉宝演讲。

又是讲九七问题。香港人本身都没有什么兴趣听啦！何况他这外来人。

两点多钟散会时，他碰见了主席。

“哈啰，千峰。”主席仍然热诚的。

“开会的气氛很好。”千峰说。

“一直都不错，”主席笑。“我还告诉大家我们会里新加入一位又年轻又漂亮的男土程千峰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不置可否。

大概这程千峰三个字不得人好感吧？

“大家对你有点冷淡，是不是？”主席又笑。“城里面的男人都在妒嫉你！这阵子风头最健的就是你。”

“我？我没有刻意出过风头。”

“你身边却有城中最光芒四射的女人。”主席很风趣。“她们引人注目。”

千峰轻轻摇摇头，这实在很莫名其妙。

“只不过巧合。”

“没问题的，过一阵子人们就忘记了，香港人是最善忘的，放心。你一定能赢得友谊。”

“赢不赢得友谊倒也无所谓，主要的是我在香港快不快乐。”他傲然地说。

“快不快乐呢？”

“只是开始。”他极自信地说。

“祝你有好的开始。”主席离开。

好的开始，是不是呢？

他开法拉利，回到他“士多啤梨山”的独立洋房。在外国住这类房子是极普通的事，但在香港就难能可贵了。每个月的租金没有八万也要六万。



他一个人住，没有请工人。屋里一切都已布置、装修好，他搬进来住就行了。楼下他做客厅，二楼是书房、起居间，他住三楼，每一楼有一千呎的样子。

进门，他就径自上楼。三楼的走廊上亮着灯光，屋里漆黑。原有三间房，他把它们打通，他的卧室有一千呎大。

屋里除了一张大床之外，一面是对海的窗，两面则全是衣柜。进门他立刻看衣柜，里面挂满了衣服。他把所有衣柜看一遍之后，似乎才透一口气。然后冲凉，赤裸着只披一件短的毛巾沙滩褌坐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吸烟。

他的模样显得深沉，莫测高深。黑暗中他仿佛能看得见东西，像只黑豹一样。烟头一明一灭，他看来很——神秘似的。

他就坐在那儿很久，很久。午夜一时整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。他完全不觉得意外，很自然地顺手接听。

他看来神色凝重，只听不讲，只“嗯”了两声算是答复，两分钟之后收线。

他并没有立刻起身，仍坐在那儿吸烟，吸很多支，根本是一支连一支的，直到清晨四点。然后，他站起来伸个长懒腰，把自己扔在床上，他就这么睡去。

起床的时候已十点，并不因为他迟睡而没精神，相反的，他可以说是龙精虎猛。

下楼吃早餐。

他的早餐很怪，把生蕃茄和生牛肉放在果汁机里绞碎，加点水和蛋白，再加点盐和少许酒，就喝下去。

任何人见了都恐怕会吃一惊，这怎么能吃呢？他吃得怡然自得，很享受似的。

南华早报已在门口，他拾进来看一阵，很悠闲似的，也不用上班。不是建筑师吗？

十一点，有电话来。他胸有成竹地接听。

“千峰，你刚起床吗？”嘉宝的声音。



这女孩子总守在他身边。

“是。身边还有个女人，你可要跟她讲话？”

“又开玩笑。”嘉宝的好处是天真。

“想不想过来看看？”

“到你家去？”嘉宝笑了。“不，不方便吧？”

“那么出去吃午饭。”

“和你吃饭没有意思，你什么都不吃，只喝酒，我独食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习惯一向如此。”他说。

“告诉你，殷小丹已经不生你气了，她昨天还问起你。”

“嗯。”他表现冷淡。

“怎么只嗯一声呢？要有点反应才行，小丹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“怎么反应，拥着她多谢不生气？反胃。”

“怎么对小丹有这么深的成见？”她叹口气。“在纽约时没听过她的名字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她在纽约社交界很出名，大家都叫她‘爱的丹’。”

“我没有听过。”他强调。

“你们俩大概前世有仇，要不然怎会如此呢？”她笑。“小丹说有空约你喝茶。”

“有空再说。”

“今天中午呢？”她打蛇随棍上。

“不怕我再得罪她？”

“你可是故意得罪她的？”她叫。

“为什么？她以为她是谁？故意？”

“不要这样，看在我的份上，好不好？”嘉宝很认真地说。

“香港小，我不希望你和她不和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可以避不见面。”

“避不开的，”嘉宝叹口气。“星期六她父亲的盛大酒会请了我